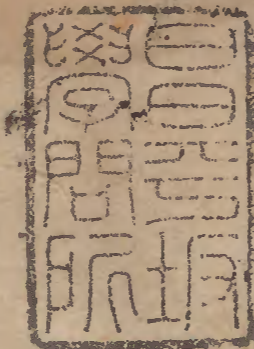


經國雄畧



四夷攷 一 二

漢書門			
九	五	九	八
七	一	八	類
二	一	二	冊
〇	二	一	架

內閣文庫		
漢	九	五
書	九	八
〇	二	一
二	〇	二
三	〇	二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58
冊數	20 (16)	
函號	299	252

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四夷攷經雄略卷之一

淺草大庫

清漳 鄭崑貞十師

南安伯鄭芝龍飛虹 全鑿定

武榮 鄭鴻達羽公

鄭大郁孟周 編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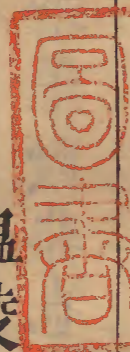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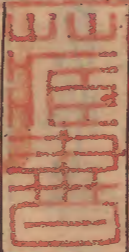
溫陵

楊于慶賴玄 叅閱

四夷攷

四夷

四夷



四夷者四方之夷也東有朝鮮有日本有琉球西有吐蕃西域南有交趾北有女直是也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太寧之北有三衛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太寧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嗤我革蘭台以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蕃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不

靜矣朝鮮次兀良哈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次朝鮮學中國也終韃靼者勍敵也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係中國安危故別考存之戰守之略可幾得矣高皇海外之使更始也成祖西洋之繼不已勞乎鄭和泛海與胡濙頒書固有大疑焉爾羗三王胡四王我厯厯焉西蕃三王世優之以不爲我深創也苟因俗治之得相安可矣西域不得浮南海蓋遏其縱橫出入徧海宇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非往來之禮也其

領封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陪臣請命于京師王
人致命于海上也嗚呼均覆載天德也辨華夷王道
也晉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
兒宋素卿莫登庸皆我華人以夏變夷憂未艾也是
故滇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
鳥舊林人情獨同然乎彼忍棄墳墓父母妻子鄉土
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噫布德惟政政在養民
盍亦反其本矣否則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胡

可得哉

夷海志

夫天子者紫垣黃屋以爲家耳堂皇而入門陞而出
則宜守在朝畫地爲畿嚴兵固圉則宜守在國據險
阻明燧烽飛芻輓粟募民遠徙則宜守在邊而何云
守在四夷且夫四夷者非可以人類治也其性譬如
禽獸便于射獵而習于馳騁生于斥鹵之地長于霜
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饑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
勛力百倍輕死而樂戰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守

禦不亦難乎噫是不然嘗以譬之于家君其主也朝廷其室也國都其堂奧也東西南北沿邊遠塞之地其垣墉也而四夷則比鄰也鄉里自好之人垣墉不設而鄰父莫敢為盜又况合天下以為其家者乎

四夷非習為我守也又非吾之勢也能使守在四夷也吾秣馬厲兵武庫受甲司農轉餉以蹂躪王庭斬獲首虜彼出其長技以與我角以此異為我守百不得一高城深壘疆場嚴斥堠謫戍長子孫以慎固封

守千不得一吾厚利以啗之卑辭以親之名為和戎其實畏敵彼察于吾之有所畏而厚有所要于我志小則吞食志大則長驅以此異為我守又萬不得一故得其為我守者必其我之密藏者也

陞士龍四夷

議

四夷總紀

中國臨蒞以撫而四夷拱極於外其種類名目莫計也有東夷有東南夷有南夷有西南夷有西夷有西北夷有北夷有東北夷其並育於普天化日之下其臣服奉朔奉貢其崛強虎據其始謹於內服而終怠者胥有之故為之總紀以備參考云

東曰朝鮮見于圖說曰漢武中始通中國當初有國
 主曰畢稱呼去遼東遠去閩浙近日本地在浙江東
 海本號曰倭屬國頗多皆島夷也洪武初稱藩至今
 貢獻不絕然夷姓譎詐故沿海一帶俱設兵衛以備

之

東南為琉球已見圖說

南為安南已見圖說

占城地在交趾南秦時林邑唐末徙國于占因曰占

州洪武初稱藩賜封至今奉貢三佛齊地在占城南

海中本南蠻

真蠟在占城南海中聚落頗多

瓜哇在占城南海中本古闍婆國 洪武初奉貢

景泰以後鮮至

西有西番地在陝西之西南四川之正西雲南之西

北郎唐之吐蕃也胡元嘗郡縣其地 洪武初改設

烏思藏都揮使司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仍其

故俗封為贊化闡化六王皆僧人為之至今襲封貢

獻率以為嘗

哈烈已見于西域圖說

默得那地在西天郎回回祖國也專以事天為教西

四夷考 卷一
域諸國多服屬之隋時已傳其教入中國 宣德中
隨天方入貢詔納撲國在西天居印度之中卽佛國
也榜葛刺在西天卽五印度國之一也 永樂中奉
貢嘗遣使持詔諭之

西北于闐地在亦力把力之南漢以來世通中國其
奉貢只 永樂初耳

蒲刺加在占城南海中

暹羅去占城抵南海中 洪武初奉貢至今不廢

西南渤泥在西南大海中去占城爲近王率妻子來
朝 洪熙以後鮮至

蘇門達刺在西南海中 正統以後鮮至

古里去西南海濱乃西洋諸蕃之會 永樂錫封七
年以後不至貢使

瑣里小葛蘭已上十一國其貢物當在西南海中

洪武永樂間一再貢

瀕文達那以至夏刺比計三十三國惟 宣德以前

奉貢其所貢多係方物意亦西南海中小國也

錫蘭山地在西洋間 永樂九年以拒絕朝使見擒

擇屬位之 宣德以後貢無嘗期至則納之

佛鉢在西南大海中 洪武初奉貢後不至

罕東曲先俱在甘州西南即古西戎部落 洪武

永樂奉貢始設衛治官其酋長爲指揮等官朝貢不

嘗

安定阿端地俱在罕東之西本韃靼別部 洪武初

立爲四部併設三衛朝貢後又鮮至

哈密在肅州西北實諸胡往來要路 永樂初始設

衛治官封爲忠順王凡貢自西域者必就其國 成

化以後屢經土魯蕃殘破部族播遷

土魯蕃地在火州之西與忠順王本同族 成化以

後部衆稍強屢奪哈密城應進犯甘肅久議閉關絕

之中經黑風巨川水草俱乏勢難遠據黠虜之計徒

欲持此以要利耳

亦力把力地在沙州之西

永樂末其國西遷遂改今名天順以後貢使鮮至

撒馬兒罕地在亦力把力之西饒衍甲于諸國胡元

附馬帖木兒實主之 洪武中奉貢至今不廢

赤斤蒙古地在肅州正東 永樂初降附始設衛治

官其所長爲指揮後數爲土魯番侵擾與罕東等衛

俱漸奔播貢道希絕

北韃靼具前圖說叛好不嘗今寇甘州者多稱瓦剌

寇寧延宣大出沒河套者多稱小王子然貢路久絕

未能別其部分也兀良哈地在永平之北本山戎所

居 洪武初降附設泰寧三衛其西南原與太寧都

司接境靖難兵起嘗發兵助義事定遂割太寧地與

之而移其都司衛治所于內郡今東起遼陽西拒四

海治皆其境也至今每歲再貢仍世授前職使統之

然自是與北虜聲勢聯絡 成化間嘗誘同入貢頗

禁絕之

東北女真地在開元之北卽金人後裔也。洪武初降附。永樂中設奴兒于都司統衛所二百有四。授以都督指揮等官。此後復有地面城站凡五十八處。皆生熟女直及野人所居。今每歲入貢仍世授前職。使統之。四夷之國不一。或奉貢。或不至。或不終。但遐荒異域治之以不治也。所謂內中國而外四夷非耶。

安南

安南僞制卽交州。爲僞東都。僭設五府。五部。六寺。御史臺。通政司。五十六衛。四城兵馬等衙門。附郭府一。曰奉天。縣二。曰廣德。永昌。其西都。今爲清華承政。古齊本登庸。故鄉。無城郭。以鐵力木作排柵三層。爲外衛。登庸所自居也。外分道十三。設承政司。憲察司。總兵所云。

自古治安南者莫善於周。莫烈於漢。莫弱於宋。莫鄙於元。何者。成周之隆。政教洋溢。九夷八蠻之長。莫不稽首奉珍。著在王會。而越裳氏以白雉來獻。周公爲

之謝而遣之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物旨哉言乎
足以辨華夷則昭義利恢恢乎王道之大體也不亦
善也。

交州當五代之亂據險踞扈而漢經略之迹蕩然盡
泯宋興有西北之警不遑南顧以致易位者三姓而
不能問也又復因其來貢而卽以封之躋以崇階錫
以寵命長其賦侮時以入寇邕欽殺掠民吏而不能
報也可不謂弱乎。

元世祖以漠北之豪耽縱屠戮鳩數十萬兵統以愛
子蹂躪海隅三駕而不服不過難之以入朝要之以
珍玩而所遣長吏徃徃以章賂賣法賈怨外夷是狄
虜之故習也可不謂鄙乎。

我朝應運開天再闢寰宇陳氏首先納款高皇帝
嘉之假以王號使之因俗而治作屏南陲不伐之言
垂之祖訓柔遠能邇一周公之懿也文皇帝當
陳氏之微黎氏之叛怵惕水火一戰而有之誅其君

而吊其民。龍編鳶壤。再覲官儀。赫乎漢武之烈也。雖
與咻稍踈。徵求太驟。為夷醜所弗堪。而董以學校。風
以詩書。規模亦弘遠矣。迨乎季鞏稱逆。褒兇鞠頑。士
民淪溺者。不可勝計。而章皇帝不忍黎民之塗炭。
捐其故宇。以安反側。百年以來。塞徼寧謐。無斥堠之
警。不可謂無大造于南土也。惜乎當其時。無有昌棄
絕之義。以少示貶謫。而仍以王爵受其貢獻。為稍靡
耳。頃者黎氏失國。而莫氏代之。其釁未之詳也。在黎
氏必慴淫敗度。故致眾叛親離。在莫氏必陰施市息。
故能潛移默奪。不然。豈以一國之主。累世之威。忽然
易姓。而更無倡義於其間者乎。

日夏五
一
卷
三
三
三

交阯 卽安南

按交阯卽秦皇所併桂林象郡地。桂林爲廣西象郡則交阯也是其地自秦漢以來嘗爲郡縣矣。五代時爲劉隱所據。趙宋雖未能收復而章奏文移猶稱安南道。至孝宗始封爲王。遂稱國矣。沿習已久。人不知爲自右郡縣之地。遂以高麗緬甸等視之。抑何舛乎。

洪武初安南國王陳日燿遣使朝貢。太祖嘉其不俟討率先歸附。卽以其國與之。使世守南服。以爲外藩。且載之祖訓。令後人不得輕伐。亾何傳至日燿。爲其臣黎季犛所篡。犛上表改易姓名爲胡奩。詐稱

交阯

陳氏絕嗣。奩爲其甥求權署國事。我成祖卽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愬其實。釋乃表請。迎添平以還國。朝廷不逆其詐。廼遣鎮守廣西都督黃中呂毅等。送添平歸將抵芹站。季犛伏兵殺之。使臣薛崑亦被害焉。中等不得已。引兵還。事聞。上大怒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此而不誅。兵則何用。遂命英國張輔。摠兵討之。生擒季犛。械歸。詔求陳氏

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承者。僉請復古郡縣其地。遂立交陞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府則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乂安。順化。升華。共十七府。其州則宣化。嘉興。歸化。廣威。演州。共五州。以統諸州縣。置十衛。二千戶。所官軍以守之。厥後有黎利者。乃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至猖肆。舉兵煽亂。殞我元戎。厥後上表請立陳氏後。是時

張輔蹇義夏原吉等皆知黎利之詐請益發兵誅之而楊士奇楊榮勸帝因請為與轉禍為福宣宗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其國各雖陳氏實則黎利據奪矣

嘉靖十六年夏四月安南有莫登庸者始以漁人事暹竟歸黎諲屢立戰功封武功伯鎮海陽以計賂諲左右得典兵柄妻諲母生子應乃除諲左右漸顯橫諲攻之不克敗走華清登庸遂立其子應已而詭應

自立為帝改元明德復傳位子方瀛自稱太上皇乃奪撫清華諲走化州又迫走老撾死故臣黎峒等立其子寧甫七歲居木州遣陪臣鄭維察來奏登庸篡逆狀世宗遂以尚書毛伯溫總戎務與咸寧侯讐鸞帥師討之兵至廣西伯溫徵兩廣閩楚狼土兵及檄雲南進兵又檄臨邊郡縣各備儲餉分正兵為三哨六萬八千奇兵三哨四萬二千雲南兵三哨二萬一千計大軍共十三萬一千以叅政翁萬達等分監

經畫已定。虜若在目中矣。乃馳檄安南諭以朝廷
興滅繼絕德意。安南吏民能以郡縣歸者。卽畀以郡
縣。禽馘登庸父子者。予二萬金。官極品。其登庸父子
能奉籍束身。亦待以不死。登庸懼。遂與其酋目阮如
桂等。尺帛繫頸。詣軍門降。獻上軍民土地圖籍。請奉
正朔。及故印。以守國。世宗乃授登庸都統使。給印
世襲。時登庸已死。遂授其孫福海。伯溫等。遂班師。後
福海又爲黎寧。逐居海上。至其子宏漢。復逐黎氏。有
其國。傳子茂給。

萬曆辛巳年。奏乞世襲從之。論曰。安南之地。今已淪
於夷矣。乃追論前事。至成祖時。似當卽以其地封
張英國輔。使世鎮守。如以雲南封沐黔國英例。則安
南之民。畏輔之威。必將守約束。奉教化。侏儻監禡之
俗。可變爲衣冠文物之會矣。以成祖之遠慮。顧不
及此。何耶。至宣宗時。文臣如黃福者。鎮守交趾。一
十八年。德化浸漬。仁恩翔洽。軍民愛之。不啻父母。然

及福召回刑餘肆毒長吏因循交人稍被逼擾乃復
叛亂使當時或以黃福鎮守終身隨擇賢良之長以
繼福後且蔭福子孫使居交趾以爲世臣則交人懷
福之德亦無變異未可知也 宣宗聽三楊之言惟
思安靜謂止戈爲武罷征南兵與民休息雖愛養元
元之盛心哉而秦漢以來郡縣之地卒爲夷虜竊據
之區議者安能無遺憾乎然則今日宜何如亦惟培
我中國安靜俟時待彼有其隙而我有其機討而取

之亦不爲過不然寧惜國家之物力毋與叢爾小夷
強爭此土亦善繼善述之遠猷哉

異域志

安南屬府管轄

漢武帝承嬴秦之略。後五葉之豐。騁其雄心。開拓炎徼。使五嶺以南。重溟以北。鼻飲儋耳之域。三五不能。臣妾者。以為之宰割疆界。張設官吏。與內郡比隆。斯亦振古無前之績也。可不謂烈乎。

安南本古南交地。秦象郡漢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治。嬴婁吳改九德。武平新昌。宋改宋平。徙龍編梁。安南鎮南都護。五代之亂。推丁部為帥。宋封其子。連交趾。



郡王後黎桓李公蘊陳日炤相繼篡立又五世爲黎季犛所篡永樂四年遣兵平之建交趾布政司領府十七州五屬州四十一縣一百五十七宣德二年黎利復叛遣兵討之利懼奉表乞立陳氏後朝廷許之因罷郡縣已而利篡陳自立嘉靖六年其叅督莫登庸乘黎之亂弑黎應自立僭國號曰大越改元明德子方瀛嗣改元大正且侵內地十八年遣兵討之登庸表降請罪願歸侵地於是朝廷赦登庸罪

子方瀛安南都統使遂罷兵然其專擅自若也安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都指揮使司治交州府宣德二年以前制也錄其州縣于左

交州府	慈廉州	福安州	威蠻州	利仁州
三帶州	東開縣	慈廉縣	石室縣	英留縣
清潭縣	清威縣	應平縣	平陸縣	利仁縣
安朗縣	安樂縣	扶寧縣	立石縣	
北江府	嘉林州	武寧州	北江州	嘉林縣

超類縣 細江縣 善才縣 東岸縣 慈山縣

善誓縣

諒江府 諒江州 上洪州 清遠縣 那岸縣

平河縣 鳳山縣 陸那縣 安寧縣 保祿縣

古隴縣 唐安縣 多錦縣

諒山府 上文州 下文州 七源州 萬涯州

廣源州 上思州 下思州 丘温縣 鎮夷縣

淵縣 丹巴縣 脫縣

新安府 東湖州 靖安州 南策州 下洪州

至靈縣 峽山縣 古費縣 安老縣 水棠縣

支封縣 新安縣 和同縣 利萬縣 寧雲縣

屯西縣 岐清縣 沔縣

建昌府 快州 建昌縣 布縣 真利縣 東結

縣 芙蓉縣 永固縣

鎮蠻府 廷河縣 太平縣 古蘭縣 多翼縣

奉化府 美祿縣 西真縣 膠水縣 順為縣

建平府 長安州 蠻安縣 大懿縣 安本縣

望瀛縣 安寧縣 黎平縣

三江府 北江州 宣江州 沱江州 麻溪縣

夏華縣 清波縣 西蘭縣 古農縣

宣化府 曠縣 當道縣 文安縣 平原縣 底

江縣 收物縣 大蠻縣 楊縣 乙縣

大原府 富良縣 司農縣 武禮縣 洞喜縣

永通縣 宣化縣 弄石縣 火慈縣 安定縣

感化縣 大縣

清化府 九真州 愛州 清化州 葵州 安定

縣 永寧縣 古藤縣 梁江縣 東山縣 古雷

縣 農貢縣 宋江縣 俄樂縣 磊江縣 安樂

縣

義安府 驩州 南靖州 茶籠州 王麻州 衙

儀縣 友羅縣 丕祿縣 士油縣 偈江縣 真

福縣 古社縣 士黃縣 東岸縣 石塘縣 奇

羅縣 盤石縣 河華縣

新平府 政平州 南靈州 衙儀縣 福康縣

左平縣

順化府 順化州 利調縣 石蘭縣 巴閩縣

安仁縣 茶偈縣 利蓬縣 乍令縣 思容縣

蒲苔縣 蒲浪縣 士榮縣

升華府 升州 華州 思州 義州 黎江縣

都和縣 安蒲縣 萬安縣 具熙縣 禮梯縣

持羊縣 白鳥縣 義純縣 鵝孟縣 溪錦縣

廣威州 麻籠縣 美良縣

宣化州 赤土縣 車來縣 塊縣

嘉興州 籠縣 蒙縣 四忙縣

歸化州 安立縣 文盤縣 文振縣 水尾縣

濱州 瓊林縣 茶清縣 美菑縣

十三承政司

安邦承政司 卽交州地 領府 一日海東

海陽承政司。郎新安地。領府一。曰海陽。

山南承政司。郎諒江。建昌。奉化。鎭蠻。建平。地。領府十

一。曰上洪。下洪。天長。廣東。應天。荆門。新興。長安。涖仁

平昌。義興。

京北承政司。郎北江。諒江。地。領府四。曰北河。慈山。諒

江。順安。

山西承政司。郎交州。三江。嘉興。歸化。地。領府六。曰歸

化。三帶。端雄。安西。臨洮。沱江。

諒山承政司。郎諒山地。領府一。曰諒山。

太原承政司。郎太原地。領府三。曰太原。富平。通化。

光明承政司。郎宣化地。領府一。曰宣光。

興化承政司。郎廣威州地。領府三。興化。廣威。天關。

清華承政司。郎清化地。領府四。曰紹天。鎭寧。蔡州。河

中。

義安承政司。郎義安。濱州。地。領府八。曰義安。肇平。思

義。奇華。德先。濱州。北平。清都。

順化承政司郎順化秋華地領府三曰順化英都昇華

廣南承政司郎義安領府三曰廣南茶麟五麻

世

水

山

山

安南道所錄入

地方邀阻夷獠雜居不知禮義性悍雄豪爭奪兼并俘掠剪髮文身跣足口赤齒黑好食檳榔一年再稻一歲八蠶桑麻蔽野不解種麥多魚鹽之利暑熱浴江便舟善水平居不冠立嘗叉手席坐盤足謁尊跪拜待客以檳榔嗜酸醃海味侷儻好謀淳秀好學三年一期貢外進二宮方物至東海西雲南老撾宣慰司南占城北廣西思明府憑祥達

入交三道一繇廣西一繇廣東一繇雲南繇廣東則用水軍馬伏波以來皆行廣西道宋行之雲南道元及我朝始開廣西道亦分爲三從憑祥州入者繇

州南關隘一日至交之文淵州坡壘驛復經脫朗州
此一日至諒山衙又一日至溫州之北險徑半日至
鬼門關又一日經溫州之南新麗村經二十江一日
至保祿縣半日渡昌江又一日至安越縣南市橋江
下流北岸一道繇思明府入過摩天嶺一日至鬼陵
州過辨強隘一日至祿平州州西有路一日半至諒
山府若從東南行過車里江此江永樂中黎季犛堰
之以拒王師後偵知其堰處決之以濟師一日半至

安博州又一日半過耗軍峒山路險惡又一日至鳳
眼縣又分二道一道一日至保祿縣亦渡昌江一道
入諒江府亦一日至安越縣之南市橋江北岸各與
前道會其龍州入者一日至平而隘又一日至七源
州二日至文蘭平茄社又分爲二道一道從文蘭州
一日經右隴縣北山徑出鬼門關下四十里渡昌江
上源經右隴之南沿江南岸而下一日至世安縣平
地至安勇縣又一日亦至安越縣之中市橋江北岸

一道從平茄社西。一日半經武崖州山徑。二日至司農縣平地。又一日半亦進至安越縣之北。市橋江上流北岸。市橋江在安越縣境中。昌江之南。諸路總會之處。隨處皆可濟師。一日至慈山府。又至東岸嘉林等縣。渡富良江。以入交州。

繇雲南亦有二道。其一道繇蒙自縣。經蓮花灘入交州之石隴關。下程瀾峒。循洮江源右岸。四日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五日至鎮安縣。又五日至夏

華縣。又三日至清波縣。又三日至臨洮府。洮水。卽富良江上流。其北爲宣光江南。爲沱江。所謂三江者也。臨洮二日至山圍縣。又二日至興化府。卽古多邦城。自興化一日至白鶴神廟。三岐江。又四日至白鶴縣。渡富良江。其一道自河陽隘。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馬州。又五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江府。又二日至端雄府。又五日亦至白鶴。三岐江。然皆山徑。畝側難行。其循洮江右岸入者。地勢平夷。乃大道也。

繇廣東海道自廉州烏雷山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
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以行則烏雷山一日至
永安州白龍尾白虎尾二日至玉山門又一日至萬
寧州萬寧一日至廟山廟山一日至屯卒巡司又二
日至海東海東府二日至經熟社有堤陳氏所築以
禦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海口過天寮巡司南海口
又南至塗山海口又南至多漁海口各有支港以入
交州自白藤而入則經水崇東潮二縣至海陽府復

經至靈縣過黃徑平灘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則
經安陽縣至荆門府亦至黃徑等江繇南策上洪之
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取古齋又取宜陽縣經
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則
自多漁海口而入則繇安老新明二縣至四岐邇洪
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漁南爲太平海口其路
繇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鹹子關口繇富良江以
入北海道之大略也交州之東有海陽荆門南策上

洪下洪順安快府等府去海頗遠各有支港穿達迤
邐數百里大艦不能入故交人多用平底淺舟以便
入港云

兀良哈

按兀良哈地為山戎所居東起遼陽西距
四海冶南至長城界總之皆韃靼餘孽也

按兀良哈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秦遼西北境春秋
時為山戎故地漢曰奚酋後漢征之逃匿于松漠之
間久不出後魏復還號庫莫奚服屬契丹為泰寧路
國初轄錦州義州建利逮于遼東設都司于惠州領
營典會三十餘衛即所謂北平行都司也

洪武十四年封第十六皇子于泰寧為寧王二十二

年分兀良哈為三衛於潢水之北靖難初兀良哈部落內附因徙寧王之封于南昌遷都司于保定遂以全寧分立三衛曰朮顏曰福餘曰泰寧其地遂屬之兀良哈至今為患異域志

朝鮮

按一統志朝鮮周武王封箕子之國其地東西南三面瀕海北隣女直西北抵鴨綠江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望分為八道中曰京畿東曰江原西曰黃海南曰全羅東南曰慶尙西南曰忠靖東北曰咸鏡西北曰平安以統郡府州縣

按朝鮮屬南府縣民皆庶富尚禮義屬北府縣民皆精悍習弓馬秦皇時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蒲據之漢末又為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為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

卽樂浪郡地唐征之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五代唐時王建伏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爲一其後朝貢于宋亦朝貢于遼金

元時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

國朝洪武二年春王顥表賀太祖卽位賜以金印

誥命封爲高麗國王使者入謝上從容問王居國

何爲使者頓首言東海之波臣朝夕禮覺王甚恭他

未遑也璽書諭王佛法非所以治國梁武後世之

前車也王其母惑王國北接虜南隣倭虜創于此恐逸于彼後狡而貪出沒海上窺王虛實朕私憂之設險蒐乘以固吾圉王其念哉今以經史諸書賜王其悉朕意厥後朝貢不絕

洪武二十一年李成桂廢王瑤自立王氏始絕乃成桂自立時其國評議司表言王禍王昌不當立王瑤暴虐失人心國虛無王舍成桂莫適與惟朝廷命之上日彼夷耳吾何誅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已

四夷攷 一 卷
請更國號詔仍稱朝鮮。

宣德元年又遣使賜王李禔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綱目通鑑等書禔因請遣子弟入學不許仍賜諸書俾學于國中我祖宗之嘉惠朝鮮至再至三懷柔其厚如此。

成化時征建州鮮王李瑄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助師捕斬有功。璽書褒嘉之。

嘉靖二十三年日本入寇其舟漂至朝鮮及奸民徑來海上私與倭市鮮悉捕以獻。上亦原賜予荅其

意李氏自成桂以來事朝廷甚恭歲時朝貢外慶慰報謝無嘗期行李踵于道王嗣立則使者往奉有大事則頌詔其國他夷不敢望也其貢道自鴉鶻關蘇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關達京師。

朝鮮其俗喜飲酒歌舞或冠棄衣錦自箕子施八條之約則乃邑無淫盜柔謹成風人戴形如弁士加插二羽貴者紫羅爲之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

朝鮮國南界圖



四高

一

朝鮮

三

見

四

一

三

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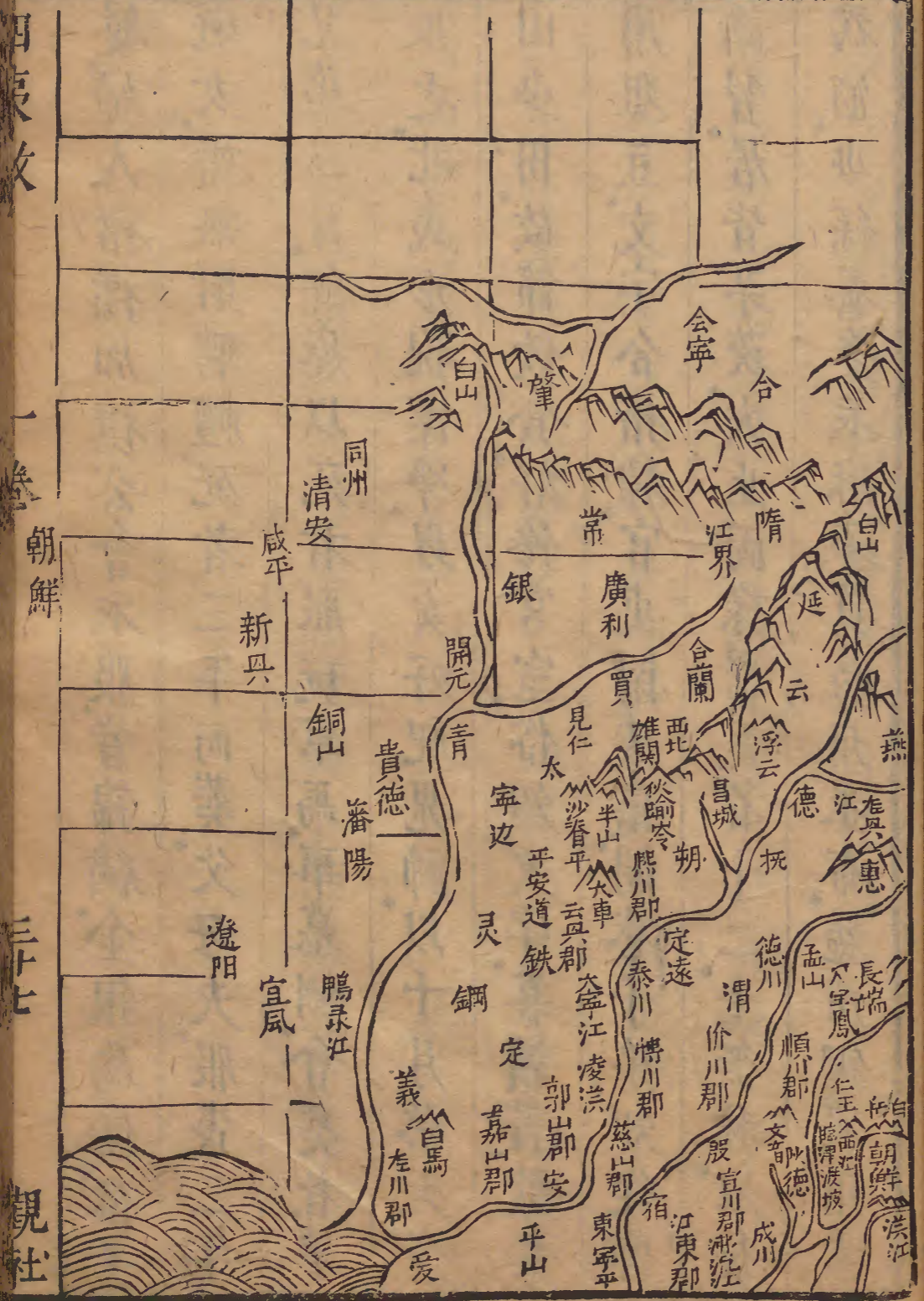
朝鮮國北界圖

四庫全書

卷一

三十一

朝鮮



朝鮮

朝鮮

三十一

親社

履婦人裙襦加襪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爲飾俗多
遊女婚無財聘禮死者三年而葬父母夫服喪三年
兄弟三月既瘞以死者服玩車馬事墓側會葬者爭
取之北夷形貌潔淨男女好祀鬼神以十月祭天多
山少田故節飲食好修宮室俗知文字喜讀書飲食
用俎豆文字合楷隸官吏閑威儀間巷子弟知從師
講習居皆茅茨大止兩椽覆瓦者十二土無秫以稭
爲酒少絲蚕多衣麻茅貿易用米布器用銅服用素

男子巾幘如唐婦人鬢髻垂肩性柔仁惡殺崇釋信
陰陽病不服藥親不殯殮三歲一試有進士諸科士
尚聲律百官以米爲俸皆給田國無私田計口授業
兵器疎簡刑無慘酷惟元惡及罵父母者斬餘貸流
諸島赦視輕重原之踵馬每三年五十疋其里東西
南瀕海北隣女真西北至鴨綠江南北直達京師

朝鮮偽道管轄
 東西南瀕海北隣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
 二千二里南北四千里至京師三千五百里至
 南京四千
 里

朝鮮偽道管轄

東西南瀕海北隣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
 二千二里南北四千里至京師三千五百里至
 南京四千
 里

朝鮮分其國偽為八道中曰京畿東曰江原本獺
 之地西曰黃海古朝鮮馬韓舊地南曰全羅本下韓
 之地東南曰慶尚乃辰韓之地西南曰忠清皆古馬
 韓之域東北曰咸鏡本高句麗之地西北曰平安本
 朝鮮故地分統郡府州縣其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地

廣物衆州縣雄巨最爲富庶俗尚詩書人才之出北
諸道倍多平安咸鏡二道境接靺鞨俗尚弓馬兵卒
精強東西南瀕海北隣女直西北抵鴨綠江東西二
千里南北四千里

京畿道

楊根郡 漢城府 楊州 廣州 閏州 交河縣
豐德郡 開城府 驪州 果州 三登縣
水原郡 長湍府 谷州 坡州 土山縣

江原道

忤城郡 平海郡 江陵府 淮陽府 原州 平
康縣 安昌縣 烈山縣
通川郡 寧越郡 三陟府 江州 麒麟縣 泗
泉縣 丹城縣
松岳郡 旌善郡 襄陽府 槐州 蹄麟縣 蔚
珍縣
高城郡 鐵原府 溟州 瑞和縣 歙谷縣

黃海道

遂安郡 平山府 黃州 白州 安岳縣 三和

縣 龍岡縣

延安郡 瑞興府 海州 愛州 咸從縣 江西

縣 已上五縣俱屬黃州

平郵郡 承天府 仁州 牛峯縣 文化縣 長

淵縣

全羅道

靈岩郡 全州府 羅州 萬頃縣 茂長縣 鎭

安縣

古阜郡 南原府 濟州 扶安縣 全渠縣 康

津縣

珍島郡 光州 典德縣 黃成縣 樂安縣

昂州 昌平縣 濟南縣 會寧縣 大江縣 臨

波縣 古阜縣 南陽縣 富順縣 扶寧縣 麻

仁縣 緒城縣 海南縣 神雲縣 移安縣

尚慶道

尚慶道

蔚山郡 咸陽郡 金海府 善山府 慶州 泗

州 東萊縣 清河縣 義城縣

熊川郡 陝川郡 寧海府 密陽府 尚州 義

興縣 聞慶縣 巨濟縣

永川郡 梁山郡 安東府 晉州 昌寧縣 三

嘉縣 安陰縣

清道郡 昌原府 蔚州 山陰縣 高靈縣 守

披縣

忠清道

清風郡 溫陽郡 忠州 矜州 興州 永春縣

扶餘縣 保寧縣

天安郡 清州 靖州 禮州 報恩縣 石城縣

林川郡 公州 幸州 洪州 連山縣 燕岐縣

咸鏡道

端川郡 咸興府 永興府 延州 德州 開州

利城縣

蜀莫郡 鏡城府 安邊府 惠州 蘇州 合州

寧遠郡 會寧府 燕州 隋州 山州 靈州

平安道

嘉山郡 价川郡 平壤府 見仁府 安州 靈

州 青州 孟山縣

郭山郡 雲興郡 成川府 寧邊府 定州 朔

州 昇州 德川縣

鳳川郡 宣川郡 定遠府 江界府 平州 撫

州 嘗州 陽德縣

江東郡 慈山郡 昌城府 義州 宿州 銀州

江東縣

龍川郡 順川郡 合蘭府 鋼州 渭州 中和

縣

博川郡 廣利府 鐵州 買州 泰川縣

西貢

一

四十三

卷

蒲川縣 鄭川縣 合蘭縣 離州 鄂州 中時

玉東縣

玉東縣 慈山縣 昌姓縣 義州 寧州 興州

限 嘗州 豐樂縣

宣川縣 宣川縣 宣表縣 玉果縣 平州 州

琉球

琉球番國名在東南海中即今進貢入福建者便是也

唐宋時未嘗通貢 國初洪武中國以三分遣使朝

貢 永樂初王嗣皆受 朝廷冊封其俗人深目長

鼻頗類胡人男子去髭鬚婦人以墨黥手為龍蛇文

皆紵繩纏髮從頂後繞至額男以鳥羽為冠裝以珠

玉白毛其聲如珮此其犬略也父子同牀而寢婦人

產乳必食子衣服用手將異味先進尊者死者浴其

日長

琉球

四十四

見七

屍以布疋纏之。裹以葦草。視土而殯。上不起墳。無他
 奇貨。尤好剽掠其人。好鐵器。不駕舟楫。惟縛竹為筏。
 急則羣昇之。汨水而逝。王所居壁。下多髑髏。以為任
 所居地。曰波羅壇。洞壑柵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殿
 宇多雕刻禽獸。無賦歛。有事則均稅。無文字。不知節
 朔。視月盈虧。以知時。視草榮枯。以計歲。其進貢二年
 一期。每船百人。無許過多。其地在福亭之東海島。其
 朝貢。繇福建。以達于京師。

琉球東畛合圖





琉球南階合圖



琉球北界圖

四夷考

一

四十一

卷一



四夷考

一

四十一

卷一

北虜韃靼

北虜之盛終于西南直吐番青海西海之地
 在松蕃山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盡西北東
 三面皆抵海地雖廣漠而分制無統皆中國
 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強也其肅迤西一日忠
 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哈密回一日瓦剌部落
 止存數百騎一日帖木哥以番僧為天雖有
 虛號盡屬中國
 虜之枝蔓割矣

弘治末虜之強臣亦不剌酌酒斬小王子使者率其
 部落度莊浪古浪峽南走雪山徃徃暴侵西番族帳
 族帳舊有 國初所賜金牌納馬賜茶號合當差法

故設西寧兵備守備以鎮撫之蓋漢典屬國都護職也亦不剽掠之而不能救族帳皆怨叛內侮徃徃又致討伐以是西番離心差法馬少入茶不行而亦不刺遂雄據西海矣自嘉靖以來吉囊承火篩餘烈據河套有衆四五萬數自賀蘭山後渡古浪峽穿黑松山入西海代之亦不刺死長子幹耳篤思其二弟析而爲三嘉靖二十四年吉囊侵西海虜幹耳篤思全部以歸居之賀蘭山後以爲右部自此寧夏赤木黃

峽之日無寧日矣其弟二愈南徙直松潘永寧山外絕不與虜通初吉囊之西伐也娶瓦刺之女至是死三子曩台吉等各奉兵俺灘阿卜孩吉囊弟也居黃河東仍虜俗蒸瓦刺氏三子不從遂大戰俺灘敗走渡河仍居直宣大之地又數失小王子貢約亦相侵伐近年以來俺灘阿卜孩得肆志中國益桀驁然西失吉囊手足之助內携小王子君臣之情頻年戰伐而驕侈淫縱部衆亦厭苦稍離心矣其地西距娘娘

灘黃河東不過故獨石嶺潮河川所遶之麓所謂萬
塔黃崖者衆男女老弱不過四萬凡東南侵必徙其
帳于北以避我搗巢又留兵以護家防小王子故直
南則入宣大之間極則西至紫荆關東至永寧四海
治隆慶居庸直西則入大同雁門以犯山西自獨石
嶺折而東行千六七百里方過太行山麓繇潮河經
行之以犯古北東至順薊南窺通路然臚胸滹沱
京西之水及都城遮之亦不能復南也古北路甚險

沙漠

沙漠在北塞外延袤萬餘里所謂朔漠者此也又曰瀚海我朝驅逐胡元而元遁于此方其種類不僅一二并詳于後

北胡韃靼種落不一歷代名稱亦殊秦漢曰匈奴唐
曰突厥宋曰契丹世為中國北邊之患代宋稱元閏
位十四傳天意有歸我
國朝承運元順遁于朔漠永樂初降附皆錫封為
王脫脫不花立遂統大眾有可汗之稱居朔漠之北

朔漠
沙漠
見上

脫懼之子也。先居朔漠之西北瓦剌。正統中遣使
修貢。以後無嘗期。其俗隨水草畜牧。無居屋。行則車
爲室。止則氊爲廬。自君長以下。咸食畜肉。衣皮毛。貴
壯賤老。其坐長左而面北。其送死有棺槨而無封樹。
其嫁娶先通。或半歲。百日後始遣媒。送馬駝牛羊以
爲聘。嬾人至嫁時。乃養髮。病以艾灸。或燒石自熨。俗
貴兵。死葬則歌舞相送。烏桓厥至。初立。近侍重臣等
昇之以氊。其主旣精。昏不能詳其多少。隨其所言。

王忠入構。熟夷得千人。自爲部長。嘗以父事趙叅將。
傾葵數爲盜。晨起必斬二人。祭旗。率以爲嘗。其惡甚
于哈舟夷。陳通事等也。虜中大較如此。

故西緣陵南白羊口以出居庸關後仍道宣府而歸
古北口之東曰墻子嶺曰羅紋峪皆縮入古北口之
東南西曰石塘嶺曰馬關大水峪匣兒嶺又西曰渤
海所黃花鎮皆縮入古北口之西南其山外夾墻則
諸華夷人之逋逃者曰陳撻預色稱兒何耨豆兒居
居之衆僅合六七百猶中國山賊也嘗盜俺灘馬牧
山深險無如之如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七百里此
山之虜遮之也中國置墻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

足爲險自此以東置墻如之緣川而行遇山悉棄故
廻遠而難守然皆故大寧地以居朶顏者也其入貢
而爲患曰哈哈赤又東曰喜峯口南直薊州又東曰
冷口南直遵化永平虜若犯此則在潮河之東又爲
白龍江所阻當犯永平遵化鍊冶不能至京師又東
則泰寧福餘地直遼左矣虜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
赤者衆不滿千遼澤受東北諸虜水入海之路春夏
秋三時多淖泥嘗以三冬春初冰結時犯塞又遼人

以定修短之數其征伐兵馬及科稅襍畜輒刻木爲
數併一金簇箭蠟卽封之以爲信有死者停屍于野
候花木榮枯始坎而瘞之突厥父母死而悲者爲不
壯經三年後收其骨而焚之其無禮頑嚚于諸夷爲
甚其貢馬駝貂鼠皮其里至東兀罕北盡朔漠達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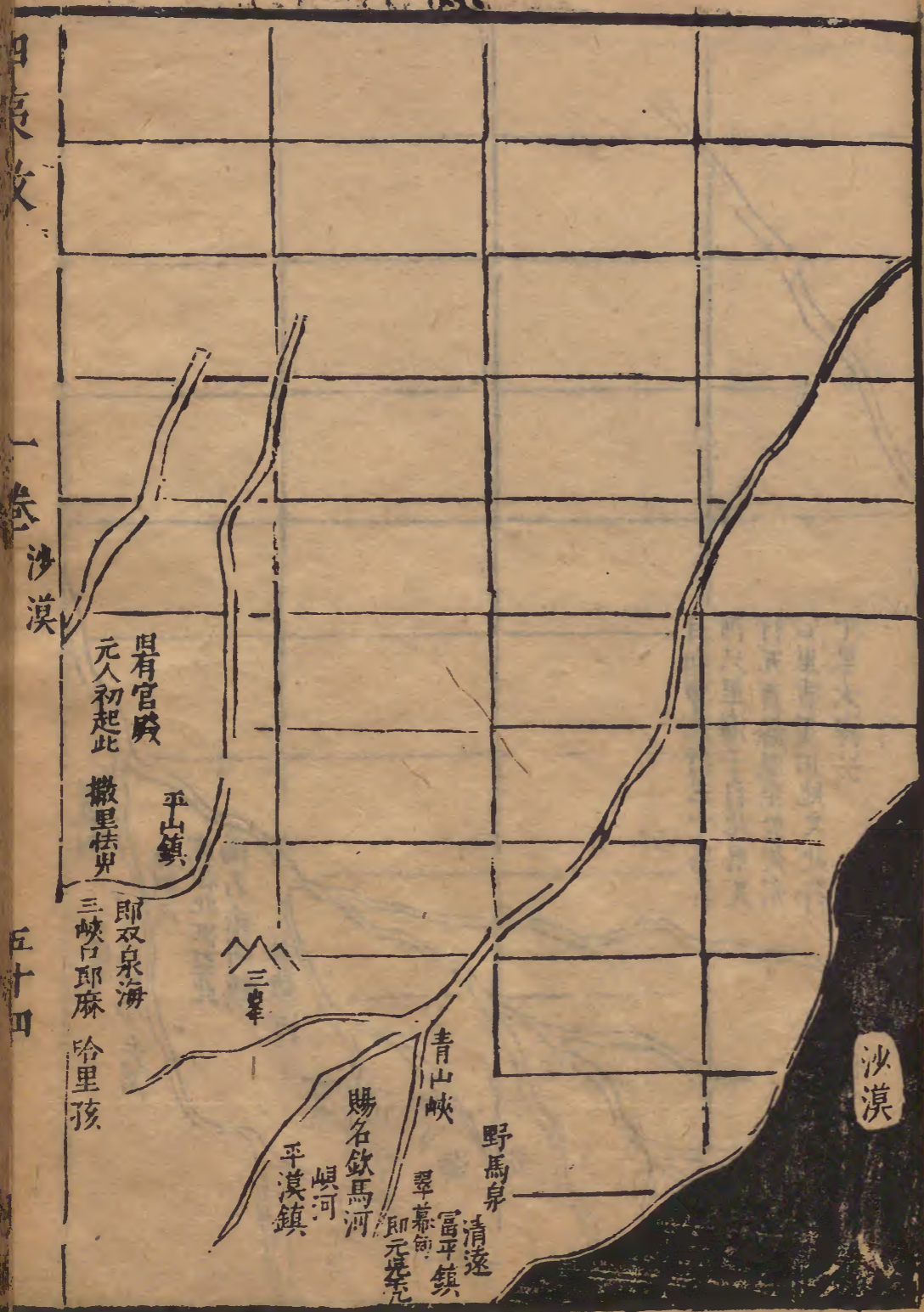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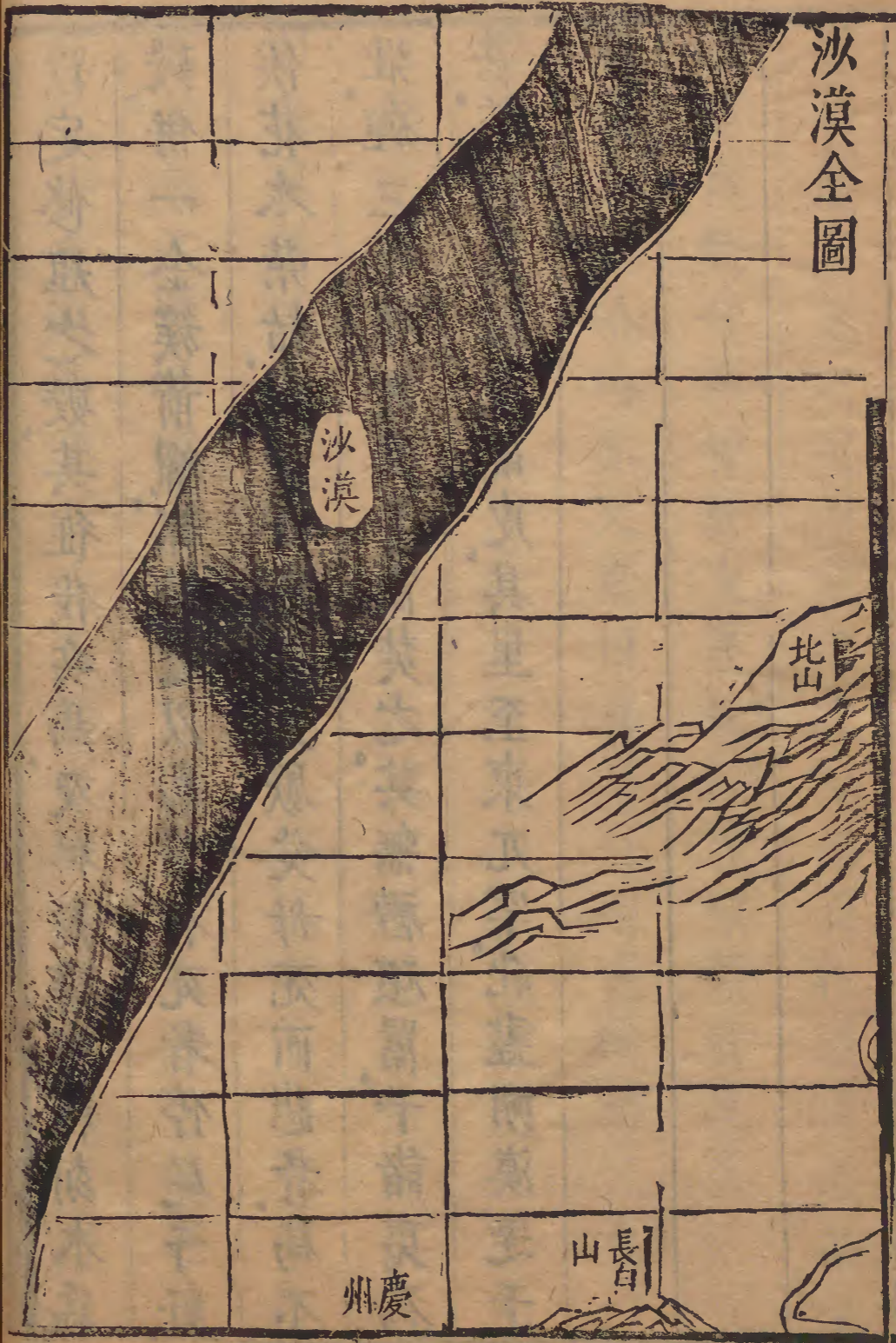
京師

沙漠全圖

四夷列

一卷

五十三



四夷列

一卷 沙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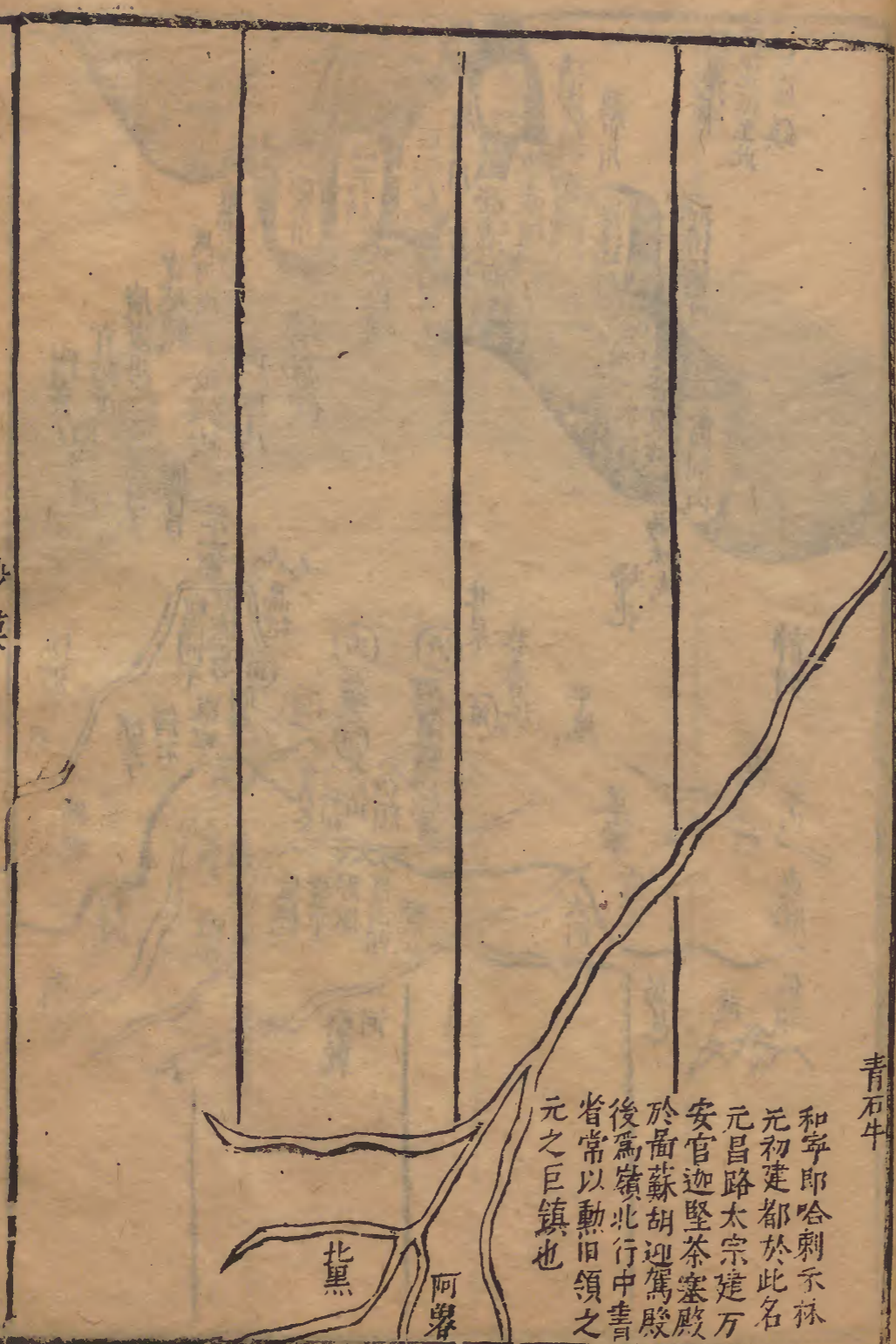
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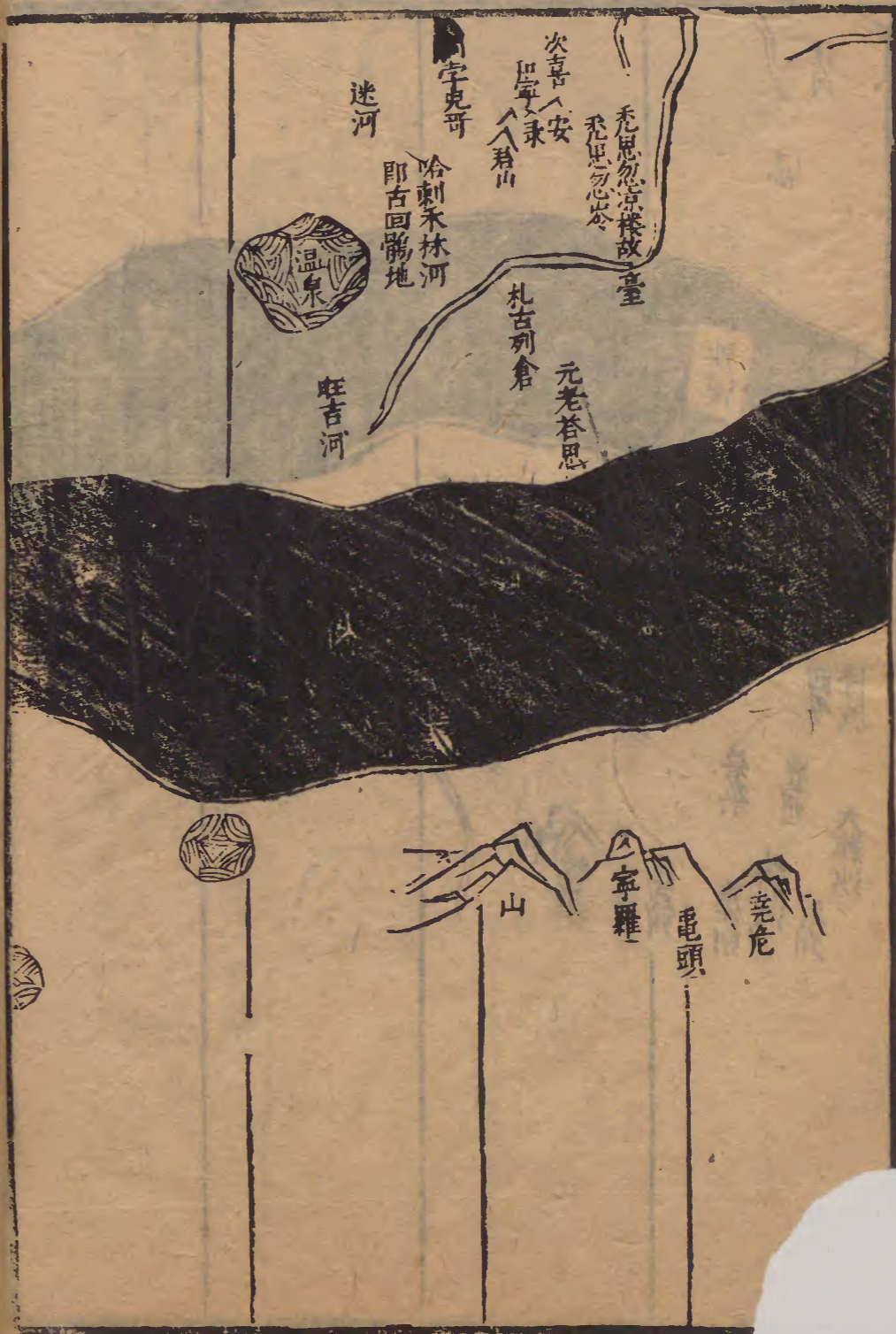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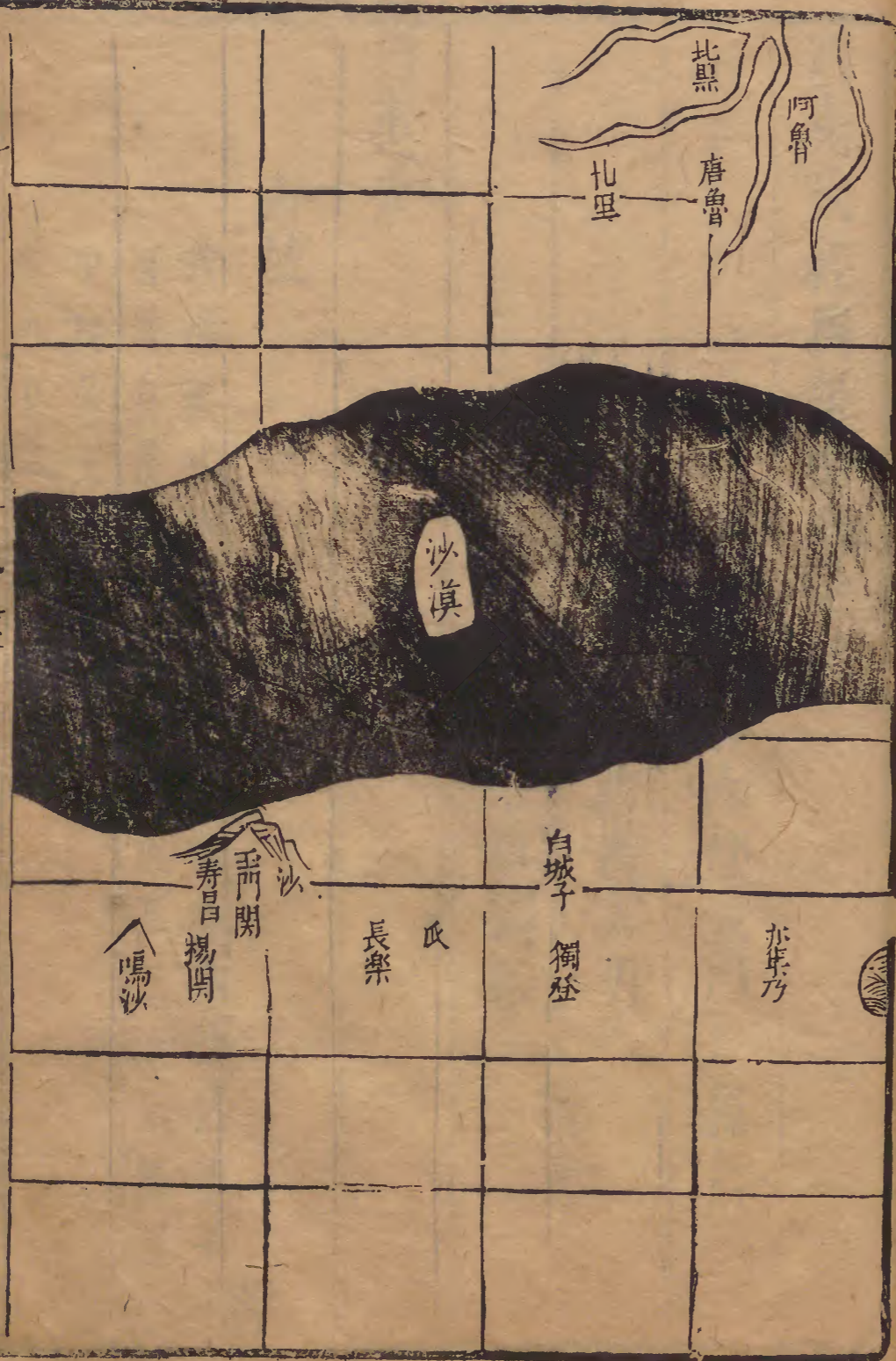


自和寧北行三十里名
阿只里海子自此里又
行五百餘里至欠欠州
乞里吉里田地又此行
千里大澤云

和寧即哈喇示林
元初建都於此名
元昌路太宗建万
安官迎堅茶塞殿
於焉蘇胡迎駕殿
後為嶺北行中書
省常以勳田領之
元之巨鎮也

青石牛





四夷攷經國雄略卷之二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南安 鄭國揚玄明

皇恩 姚宗鎮彌宗 泰閱

四夷攷

西域

按漢紀武帝遣張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其通西域自是西域始通于漢凡三十六國厥後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通之

四夷攷

二卷 西域

一 見上

四夷列傳 二卷
按西域有東西南北中五印度國。永樂初，東印度國夷名榜葛刺國遣使入貢，後又再貢麒麟。北印度國夷名伐刺拏國，中印度國名天竺國，夷名詔納樸兒國，卽古佛國也。唐玄奘法師取經于此，其所經處，晒經石、火焰等山，今尚存焉。不悉述。若梁武帝時，耆僧達摩入中國，則南印度人云。

西域諸國，哈烈、哈三至日落以上三十九處，其地莫詳所在，大抵皆西域小國也。國初嘗經哈密入貢，其貢或三年，或五年，無嘗期。其起送無過三五十人，以後惟天方貢獻不廢。哈烈一再貢，餘多不至。蓋自哈密殘破之後，西北諸胡徑叩嘉谷關而入，其番文方物大率相同，雖間有慕義而至者，然亦難辨其真偽矣，可不寒心。

按哈密赤斤曲先等八衛，乃國初所置，以爲外蔽，亦斷匈奴右臂之意也。迺蠢茲狡夷，若土魯番者，敢掠國王，攘金帛，屢勞大將出師，以爲恢復，甚至旋復旋。

攘則無忌憚甚矣。雖然我二祖封殖哈密諸衛。不
過以夷防夷耳。豈樹彼以勞我哉。國朝謀臣不言棄
置。而言興復。斯已過矣。至於亦力把力哈烈諸國。因
其朝貢薄來厚往。以示羈縻。則雖通西域。而不加漢
武所貪贖。豈非詳內略外之道哉。

按永樂十三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回言土魯
番國城西百里。有靈山最大。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
盤處也。近山有高臺。傍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

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
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
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
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峰
巒秀麗。峰下白玉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
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理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
十萬羅漢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
南則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盤

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壁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西域在漢則為大宛、烏縣、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為高昌、焉耆、龜茲、于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為天竺、高昌、大食、于闐、龜諸諸國。我朝則為哈密、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于闐諸處。惟于闐自漢至今不改其舊。異域志

西域東北界圖



西域

西域

二卷

西域

五

見

西城西北界



西域正北界

西域

二卷

四

見



四夷文

二卷

西域

六

界南



界南正城西



界南



哈密

哈密在甘肅西一千二百里漢西域唐伊川地卽燉煌是也武帝置河西四郡又出玉門關通西域置都護以絕北虜西番之交當時謂之絕匈奴右臂則今日之哈密云

明興備邊禦侮布置甚周靖難後遷都北平我成祖封元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主哈密凡西域入貢悉道哈密然後入關成化九年土魯番陷哈密奪金印去累朝以來議復哈密不過謂其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此亦可恃也然而累敗之餘喪亾殆盡譬

之垂死之人身不特縱使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誰與固守不過一二年卽與虜所奪耳不如閉加峪關置哈密不問不必再辱皇命寃詰城郭以中彼要索之計如彼不肆侵擾則計其通貢或復爲寇閉關絕之尚書桂萼亦從此議自是朝廷不復言興復哈密矣然而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以來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上番北制瓦剌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卽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起事端而不知遠地無干祇云夷心巨測而不知窮虜易用視今日自據西海散處河岷何如耶

按哈密在肅州鎮城西六十里之外築嘉峪關爲肅州藩籬關外有羈縻六鎮卽哈密赤斤定安等衛是也後哈密赤斤陷于土蕃定安破于海賊而甘州之門戶單藩籬薄矣許氏云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之後荼毒日滋漸不

可長。豈知死命亦當在我也。何也。閉關絕貢。欲茶不
得。五日渴疾不汗死矣。當事者操其柄而善應之。不
弛不猛。庶幾其有瘳乎。

國初於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哈密蓋其一。云。哈
密最西。近土魯番。去肅州千五百里。爲西噉咽喉。凡
西夷入貢。必哈密譯其文。乃發其地。故漢伊吾廬。唐
西伊川。元族屬忽納失里居之。封爲肅王。卒弟安克
帖木兒嗣。永樂元年。入貢。詔封忠順王。賜以金印。安

克帖木兒卒。命兄子脫脫嗣。以華人周安爲長史。劉
行爲紀善。屹然等內藩焉。自後嗣立不嘗。

成化時。土魯番強。控弦可五萬。其酋速檀阿力。雄黠
特甚。速檀華言王也。攻破哈密。執王母及金印去。守
臣以聞。乃遣都督李文通。政劉文討之。至則無策。而
身自歸朝。阿力遂輕中國。益肆侵掠。傳子阿黑麻。數
掠哈密爲邊患。時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也乞里諸
夷。怨土魯番。次骨我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

方扣關倚互市爲利。我聲阿黑麻罪。謝西域毋與通。彼窮而歸怨。皆吾間也。如是則土魯番勢孤。自保不暇。烏能有哈密哉。後朝廷稍用王英策。而哈密夷衆久苦兵困。甚不能支。盡焚其廬舍。內徙肅州。是始欲立哈密爲外藩。而後返爲哈密所勞矣。阿黑麻以絕貢失互市。窘乞歸所掠。貢如舊。詔遣威寧伯王越往經略之。其明年哈密主陝巴歸方復國。稍得自立。而部酋阿孛刺復搆阿黑麻。迎其次子真帖木兒爲王。陝巴遂奔竄。迨阿黑麻死。諸兄方讐殺爲亂。而其兄蒲速兒者定國亂而自立。

正德元年陝巴卒。子拜牙郎嗣。亦欲叛中國而從土番。詔都御史彭澤帥師往討。澤度蒲速兒強。未易兵定。乃以贈綺白金器皿等物。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速兒喜。許歸金帛城池。澤召還。而拜牙郎尙所爲。留我益幣索之。不應。蒲速兒益驕。日夜謀入犯。縱騎蹂闕外。及苦峪諸城。遂奪哈密城。遊擊芮寧與戰死之。

賊迫肅州城下。僞請和。而陰約諸降夷。及夷使爲內
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收繫誣殺之。嬰城守
而遣使搆瓦剌。達兵掠其巢。蒲速兒狼狽走。我乘之。
頗有斬獲。副總兵鄭廉。及奄克孛刺。再敗之。瓜州。蒲
速兒復請和。實無意和。又竟不歸拜牙郎。陳九疇議
夷兄弟。方內兢安能加我。且俗無積聚。師行則徵發
煩擾。未戰已先困矣。我內地早收堅壁待之。可坐破
也。宜絕其使。勿通。都御史李昆議異。謂不宜絕請。

上裁本兵王瓊。右昆議從之。蓋瓊素欲修郤彭澤。又
心害九疇。能日媒藥西北事。奸夷覘知本兵。指又度
天子多嬖臣。可以賄中。則相與關通。上書訟九疇。激
變邊。先後并諸守臣。逮下獄。澤奪官。昆謫參政。議殺
九疇。尚書石玠。毛澄等。持不可。乃削籍。嘉靖改元。乃
逮王瓊。戍之。起彭澤爲兵尚書。九疇以都御史撫甘
肅。

三年。蒲速兒寇甘州。九疇先登力戰。却走之。殺火者

他只丁部下傳蒲速兒死。九疇以聞。上方念河西
危。悉遣兵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師西討。未至。以捷
聞。而獻民等實不見賊。蒲速兒故上恙。事頗上聞。諸
議禮貴臣。故善王瓊欲甘心澤。九疇使錦衣百戶王
邦奇劾奏之。上怒甚。大學士楊一清爲請。不能得。
下法司議。勒澤獻民歸里。九疇且不測。兵尚書胡世
寧力言。九疇雖輕信所部。上功失實。然其人忠力足
任也。且土魯番所忌。惟九疇。游詞反間。變詐百出。罪

九疇是快夷心。自隳干城。非計乃戍之窮邊。是時哈
密已大殘。而蒲速兒敗歸。亦數遣牙木蘭。欵關求貢。
六年秋。乃遣馬黑麻。虎力孛翁來稱貢。隨令牙木蘭
入寇。于是留其使肅州。明年牙木蘭降。其年冬。蒲速
兒請歸哈密。廷議有言。哈密難守。不宜復。而詹事霍
韜則力言。其當復。尚書胡世寧則力言。其不可復。謂
先朝不惜棄交陞太寧。何有于哈密。且我實封殖忠
順。以爲外藩。而自罕慎以來。三立三爲虜。後遂與戎

比而窺我。耗金帛。勞士馬。無尺寸功。徒使戎得挾以爲資。以邀索我。昔光武閉玉關。後世善之。臣愚謂宜謝哈密。專守河西。毋煩憊中國。報聞。蒲速兒時往來關下。遣人索前使。及欲得牙木蘭。釋憾。事聞。將報許。世寧復力爭。牙木蘭本我屬夷。土魯番安得索之。且彼所恃者。寫亦虎仙火者。他只丁。今皆斃。而牙木蘭復來歸。是無奈我何。我料兵食以備之。結瓦刺以撓之。拊新附。賞有功。內治旣修。何憂乎狡夷。上是之。厥後蒲速兒以哈密歸。而我竟不能有。

二十五年。復爲土魯番女子馬黑麻所據。是哈密名存。而地久沒矣。土魯番世濟其惡。日以金印爲市。迺奪。而我重棄之。遣將召兵。迄無虛歲。而金印竟不返。世寧發憤力爭。不能格也。會都御史唐澤。御史劉濂。上疏云。今之處土魯番與哈密。迹有已然。理有當然。勢有必然。撫之以恩。則驕恣。震之以武。則力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綏之。而備愈嚴。逆則禦之。而武毋黷。

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彼此俱寧。否則禍連而
不解。此必然之勢也。開陳利害，甚為明悉。而王瓊亦
心知其難，乃請從澤等議。迄隆慶後，不復言哈密事。
而土魯番亦歛輯，不復為患。論曰：禦夷之道，踈而不
戚，外而不內，明其順逆，審其去取，如是而已。我祖
宗封殪哈密，蓋欲以夷防夷也。豈樹彼以為我擾乎。
土魯番蕞爾小夷也，乃敢虜王母，掠金帛，變反覆以
肆其毒。斯時也，力可誅則誅之，否則委棄哈密，以安

內境，豈為失策。乃欲噓旣燼之灰，戀將棄之肋，捐厚
幣以市空城。正李固所謂刻心腹以補四肢者也。謂
之何哉。王恭襄雖負經略才，而以忤敗名，亦賢智之
過歟。一年遣使持節諭之。隨寇歸。守將韋正禦之。
時河水未合，師不得濟。正祝天賊若平者，則令河水
頃之。有水如巨屋，自上流而下，風隨之。水合，即渡河。
擣其營，賊大驚，請降。自是諸部相繼來歸。

六年，令諸酋舉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

熾盛佛寶國師給玉印置烏思藏朶甘二指揮使司及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府等官明年置西安行都指揮使司于河州以韋正爲使統二番司復封番僧爲大寶法王大乘法王闡教王護教王闡化王贊化王允七王各給印誥俾導其衆約比歲或間歲一貢

八年川藏族殺我使命衛國公鄧愈與沐英討之師分三道進復其巢窮追至崑崙山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匹牛羊十三萬而還

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舒朶兒瘦嗉子阿卜商等叛據納隣七站復命英討之英兵至洮州賊皆遁去斬叛逃土官阿昌失納等築城于東籠山南川留兵戍之疏聞上曰洮州爲西番門戶城之是扼其喉以命置洮州衛英兵進擊三副使等悉擒之十五年勅松江衛指揮耿忠令番人計戶出馬克賦

名爲差發

二十年禁蕃使闌出麻鐵

二十五年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釋忽樂等叛都指揮使瞿能討之月魯帖木兒遣人請降諸將疑其詐請擊之能不聽賊遂遁去上命涼國公藍玉討之月魯帖木兒與瞿能戰敗王誘執之送京師伏誅王因言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蕃連歲蠻夷梗化蓋繇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杜遏奸萌

從之又請藉民爲兵并討長河西諸夷上曰民勞甚復藉之其何以堪長河西諸夷俟再舉玉遂班師明年製金牌信符遣使頒給諸蕃諭之曰往者朝廷有需于爾必以茶償償之未嘗暴有徵也近聞邊將多假朝命漁獵爾等朕甚惡之今後遇有差發必合符乃應不者械至京罪之隨立茶司馬於洮河二州聽蕃人以馬易茶民毋得私市違者死遣曹國公李景隆至蕃市馬以茶五千餘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

餘匹分給衛士復令禮部檄長河西打煎爐番酋責以納馬修貢諸番咸稽首奉約茶法大行

永樂四年迎番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封為大寶法王厚賜遣歸明年遣指揮劉昭等往西番設驛通使仍撫諭軍民洪熙時曲先安定二衛酋邀殺中使朱英討破之以番兵從征功國師宛卜格刺思巴等皆晉秩給誥命銀印

正統四年生番隨渠等八百二十九寨寨首曲

等各遣僧入貢初諸番有欲貢者為生番所阻松湍守將趙得遣人諭之故相率貢指揮趙諒與番僧商巴有隙因與得誘執之掠其財其弟小商巴率眾入犯遣都御史王翱都督李安討之翱察其枉出商巴于獄具以聞諒伏誅得謫戍復命商巴為國師十四年停西番金牌歲遣行人四人視茶政景泰間西番黑樓等三十一處男婦一百餘人朝貢天順五年番寇涼州圍都督毛忠總兵宣城伯衛顥戰却之



八年。西寧番族作亂。穎與巡撫吳琛討破之。初。番僧入貢。不過三四十人。景泰漸增至天順。遂至二三千人。前後絡繹。賞賜不貲。所至騷動。成化元年。禮臣以爲言。詔諭闡化王。令遵貢期。三歲一至。毋多人。未幾。番僧劄巴堅叅等。以秘密法進。天子愛幸之。法王封號至累數十。導從用執金吾。其徒錦衣玉食。至數千人矣。九年。岷州番入寇。千戶包景死之。

十九年。以都御史阮勤歲運四川茶十萬斤。至陝。給賜番僧。二十四年。罷行人巡茶。以御史一人代之。自景泰後。茶政稍弛。番馬多不至。非復國初時矣。弘治末年。以都御史楊一清理其事。一清請復金牌信符舊制。疏曰。臣考前代。自唐時。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宋熙寧間行之。所謂摘山之產。易廐之良。無害而有利。計之得者。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闕。非虐使于番也。因納馬而酬茶。

體尊名順非互市交易之比也。且非獨以馬故也。蓋西番之爲中國籜籬久矣。自漢武帝表河西列四郡。斷匈奴右臂。而漠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羌。狄終不敢越羌而南者。以羌爲世讐。恐議其後也。不然。則河洮岷隴之區。能無戎馬之跡乎。夫羌夷之人。本非孝子順孫。徒以資茶于我。絕之則死。故俛首服從。此制番控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

有巡茶之官。卒莫能禁。坐失重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乏騎乘之用。將來遠夷無資于我。跳梁自肆。將生意外之憂。撤藩籬之固。甚非計也。請下所司。申明舊制。昭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信符。各供差發。其不受約束者。徵兵問罪。以警其餘。奏上。議行之。

正德初年。番僧復肆。法王綽吉我些兒者。烏思藏使也。以術得幸。出入禁中。請授其徒二人爲國師。還居烏思藏。禮部尚書劉春言。烏思藏在西方。性極頑獷。

雖設四王撫化。而其來貢必爲之節制。令毋患邊而已。今無故遣僧一萬一詐誘羗胡。妄有求請。因而冒利不從。便失異俗意。從之則反生事端。其害甚大。請罷之。不聽。尋遣奄劉允入番。取佛禮書。毛紀及臺諫。連宗諫止。不聽。是時西海連虜。亦卜刺暴掠西番。無寧歲。徵兵逐剿。虜避走松潘。旋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

嘉靖元年。西番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歲入境。殺擄人畜。卿與諸將各擁兵不戰。總督王憲以聞。詔讓卿。

八年。洮岷番賊數入鞏昌。隴右騷動。兵部議西番爲寇。皆因茶禁廢弛。處置失宜。故相挺而起。此所司之過。且聞番衆爲亦卜刺侵苦。因以役屬番胡交通。益肆猖獗。何以善後。昔漢趙克國不戰而服。羗段穎殺羗日。萬軍興煩。內地爲之虛耗。是知用勇將者。逞目前之快。任老成者。獲萬全之安。乞廣宣帝之明。專克

國之任制馭方略。悉聽總督王瓊。假以便宜。毋有所撓。從之。瓊徵集大衆。開諭諸番。示以禍福。多聽撫。惟若籠板爾及刺啣等族不服。乃分兵攻破若籠板爾二族。刺郎等族震攝。稽首聽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降七十餘族。諸番復定。

十二年。烏都鵝鴿番爲亂。四川巡撫楊守禮討破之。是時金牌爲海虜所掠。盡散失。

二十八年。劉崙以爲言。兵部議番族變詐不嘗。北虜抄掠無已。脫給而再失。失而又給。而再失之。如國體何。夫番人納馬欲得茶耳。誠嚴闕出之禁。雖無金牌。馬將日集。不然。終無益也。宜給勘合。如成化故事。從之。

四十二年。烏思藏闡化等王請封。上以故事遣京寺番僧遠丹班麻等爲正副使。以通事序班朱廷對監之。班麻在途騷擾。廷對歸白其狀。禮部議自後請封。郎以勅付其使。毋別有所遣。從之。封諸藏之不遣。

番僧自此始也。王瓊既定，諸番亦卜刺，亦為虜所收。西陲稍寧，至隆慶未，虜俺荅以迎佛為名，復駐牧西海蠶食日甚，番人大困矣。其地自烏思藏、朵甘二都指揮使司外，為指揮使司、宣慰使司、招討司、萬戶府、千戶所等，皆洪武間所置。其後亦時有增設，及族種甚繁，不勝紀焉。俗質直朴，魯上下一心，君臣為友，吏治無文，音樂尚琴瑟，食酪衣氊，居毛帳，務耕牧，好鬪，貴壯賤弱，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山川崑崙山可

跋海、黃河、析支、湟水為大物，產犛牛、羴羊、草上飛、骨篤犀、金剛鑽、馬價珠、銅佛、天鼠皮、璫、沙棠樹、黑驢為奇。貢道繇四川、陝西，屢通約，多人且不如期。

隆慶三年，俱限三年一貢，定名數，每處赴京，毋過十人。餘留邊候命，賞賜有全，有減著為令。論曰：西戎為患，自三代然矣。盛于漢，熾于唐，而馴服于明，非向背之情異也。合則強，分則弱，勢固然耳。當其強也，足以抗虜，及其弱，反折而入于虜，抗虜則虜虞，是虎爭之

形也。折而入于虜，則我虞是蚕食之漸也。是又無全
利全害者也。夫正嘉以前，河湟之守未失，虜不西也。
自亦卜刺逋俺酋譎，而青海為虜穴矣。負隅而耽耽，
我其能久有羌哉。以羌合羌，尚為我患。以虜合羌，憂
方大耳。夫欲制羌命，伐虜謀則有。高皇帝之宏謨，
在其毋泄泄然以羌予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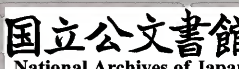
日本

按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
舊名。以其近日所出也。其地分五畿七道。三
島。又附庸國百餘。大者五百
里。小者百里。最強大築紫。

按日本自漢魏來已通中國。元初許其貢市。乃至四
明沿海而來。與中國人貿易。不滿所欲。輒燔燬城郭。
抄掠居民。為害最大。世祖乃使趙良弼招之。不至。遣
唆都范文虎將兵十萬征之。至五龍山。颶風大作。
舟盡覆焉。於是終元之世不通中國矣。

國朝洪武二年倭殺出沒海島中。侵掠蘓州。崇明。殺傷居民。劫奪財貨。時太倉守禦指揮翁德率官軍出海捕之。遇于海門之上幫。及其未陣。揮眾衝擊之。殺傷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諸將按賞賚有差。戰溺死者。厚加撫恤。仍命德往捕餘倭。遣使祭東海之神。日予受命上穹。為中國主。惟圖義民。罔欺怠逸。蠢彼倭夷。屢肆寇劫。濱海州郡。實被其殃。命德統率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勦。以靖邊民。特備牲醴。用神告知。德被命往捕倭。皆畏懼不敢復出。沿海遂寧。

洪武四年。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餽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欲办之。秩為具言。所以來宣國家威德耳。豈狙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上亦遣克勤仲猷二僧往諭。然其為寇掠自如。瀕海地迄無寧歲。乃下令造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靖備輕



舸以便追逐從之

七年倭嘗寇邊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舡俘送京師厥後倭主屢入貢屢不敬屢詔責之卻不受

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逆倭乃匿兵貢艘中以為助逆計事發上乃著祖訓示後世毋與倭通又令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築城設衛所摘民四丁取一為兵以戍守之

永樂初對馬岐臺等島海寇劫掠居民詔勅倭王源道義捕之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上嘉其勤誠乃遣使賫璽書褒諭之仍賜源道義白金千兩織金彩段二百疋綺繡衣六十件帳褥枕席銀盤器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上親製文賜之恩渥至矣倭性貪婪不悛又寇內地至沙門島時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遇師率眾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

者甚衆

十七年夏。鍾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
塢。詔封江爲廣寧伯。先是江初至遼時。巡視諸島。
相地形勢。請于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塢。築城
堡。立烟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繇。實
爲瀕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
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塢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賊
幾千餘。乘海艚直逼塢下。登岸。魚貫而行。一賊貌甚

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江令犒師秣馬。略不
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
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約曰。旗舉。伏兵砲鳴。奮擊。
不用命者。軍法從事。旣而賊至塢下。江被髮舉旗。鳴
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
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諸士皆奔
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
夾擊。生擒幾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走。艚者。又爲

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逸待勞，以飽待饑，固制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蛇陣也。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未必致死，未必無傷。故縱其生路，即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諸君未察耳。當是時，我方招來諸島夷，絡繹海上，倭寇

乘為斯詐。瀕海復騷，賴是捷寇，害屏息者數十餘年。宣德時，久不貢，遣使責之。時郎入貢，亦不遵約束。成化時，廷臣憤發，有議卻其貢者，竟格不行。正德四年，倭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實鄞人，朱縞也。逃入倭，有寵于其王，遂易姓名，克貢使其族人相為耳目，為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中關劉瑾，賜飛魚服，遣歸。

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屏甚諸島爭

貢以邀利。大內藝典遣宗設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爲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忿相讐。殺戕指揮袁璉。劉錦。大掠寧波。紹興。逼令獻城。閩帥墮馬。守臣棄城。縱賊焚劫。四掠以城門之鎖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淹留旬日。揚帆而去。巡按御史以聞。禮臣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者十餘年。

嘉靖十八年。其王源義晴復貢。乞易勘合。還素卿。不許。乃申約貢。必如期。舟三百人。不者。卻勿受。夷性貪婪。違約如故。而內地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直。夷索逋。悉則。呵喝官府。以縱寇爲辭。兵出則陰洩之。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倭大恨。遂不歸。盤據各島中。而我亡命無賴。及小民。迫于貪酷。饑寒者。咸相率從之。東南之禍大作。于是朱統以巡撫蒞治之。統日夜飭兵。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奸。謀稍解。

四庫全書 二卷 三十 勸福
純竟爲豪所中。自殺。賊益猖獗。

三十一年。以後殘浙東。犯太倉。破沿海諸郡邑。惟時
巡撫則李天寵。元戎則盧鏜。湯克寬。俞大猷。屢戰皆
不利。後以張經爲總督。經前督兩廣。有威惠。計調廣
兵禦寇。兵尚未集。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禱海至。文
華素賁。緣大學士嵩貴。幸。乃願指經。經自以大臣位
其上。不爲下。文華屢促出師。經以兵機秘密。已刻師
期。不之告也。文華遂劾經養寇。并及天寵。詔逮訊。

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百八十七。
有奇。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
其舟三十餘艘。倭大創。經至京。上疏自理。不聽。竟死。
西市。後以楊宜代經。胡宗憲代天寵。屬文華。督察其
師。倭來益衆。大掠江北。焚漕舟。文華盛集兵。與戰于
陶宅。敗績。遂還朝。

三十五年。楊宜罷。以宗憲代。以阮鶚代宗憲。五月。倭
寇圍阮鶚于桐鄉。攻城甚急。宗憲知賊首有麻葉徐

海二酋。乃飾美妓二人。黃金千兩。繒綺數十疋。月下昇送徐海。而不及麻葉。葉知之。疑有異志。遂投寨歸。得不破。時巡江御史請集兵剿倭。復命文華出視師。九月宗憲以餌誘徐海居沈庄。且久議和。既諧而文華力王剿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曰。賊已在柙。何逗兵自老。吾請以巾幗辱君。復集兵圍。縱火焚其廬。死者甚衆。浙郡以寧。其明年誅汪直。汪直者。徽人也。嘯通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船巢五島。中奸商王澳。葉

宗蒲謝和王清溪等。共集衆與相署置。倭之來。皆直等導之。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母妻至杭。供具犒慰甚厚。先是鄞縣生員蔣洲者。上書督府。建言能說直使禁戢諸夷。毋內犯宗憲。遣洲行。又以生員陳可願副之。至五島。直邀入。爲言日本方亂。無能爲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遂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具白直語。而傳送洲至豐後島。其島主留洲。稍爲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海陽及夷衆四十人。隨洲來入貢。

直亦許俱至而宗憲亦遣毛臣歸報直所以遊說者
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邦固疏言不宜招直異議
闕然直至覺有異乃先遣王激入見宗憲曰吾等奉
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
兵陣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
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激歸宗憲立遣
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王激毛臣守舟而身
入見頓首言死罪具陳其與洲戮力狀宗憲慰藉甚

至今居獄中俟命疏聞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
直以本固爭之強議者且謂憲受直金欲貸其死故
宗憲懼不敢爲請云直死王激毛臣遂殺夏正率餘
衆據舟山復爲侵掠矣

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入巡撫李遂馳至如臯
與賊遇于日蒲諸將請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戰貴
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卽小挫難復振矣
約軍中毋得言戰賊益進遂策曰賊分道入過如臯

必且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卽皇陵。震
驚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搖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
安而東。海濱荒涼。擄掠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
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
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而通政唐順
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其衆順之度。不能克。釋去。遂
益合兵攻圍賊。困甚。欲遁。副使彭景韶督兵焚其舟。
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大潰。斬首八百餘級。江北倭

悉平。其寇福建者。張甚。連攻破寧德。福清等邑。巡撫
阮鶚罷去。繼至者。亦無尺寸功。宗憲乃檄叅將戚繼
光往援。時賊據寧德之橫嶼。阻水爲營。路險隘。官軍
坐守踰年。莫敢進。繼光軍令嚴。所部用命。至則令軍
中人持束草填河。進力戰。大破之。生擒九十餘人。斬
首二千六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筭。仍生擒三千七百
餘人。歸乘勝。剿福清牛田倭。又破之。初。繼光至福清
邑。令及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俟緩圖。

四東列
二
三十四
之賊偵者歸告不爲備其夜督兵行三十里黎明破其巢邑人尚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

四十一年攻陷興化府總兵劉顯去賊一舍而軍不敢戰復命繼光往時賊方巢平海聞繼光至欲逃爲俞大猷所扼不得出繼光督兵薄戰大猷繼之因風縱火賊皆糜巢中無脫者支黨寇仙遊連江諸處盡討平之當是時微俞大猷戚繼光幾無閩矣未幾廣東倭亦爲官軍所敗逃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

盡溺得脫者僅二千餘畱屯海豐俞大猷就圍之賊食盡欲走副總湯克寬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困生靈之塗炭已極而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焉自隆慶及萬曆初年雖有時寇海上亦時至時撲不復如嘉靖之季矣

萬曆十九年五月福建長樂縣民與琉球夷人偕來赴巡撫趙公參魯臺報云倭首關白者名平秀吉驍

勇多謀數年以來已併海中六十餘島今已調兵刻
期約明年併朝鮮及遼東等情聲勢甚猛時巡撫與
各守臣尚在疑信之間及巡撫再訊夷人責之曰汝
琉球已愆貢期二載故以此抵塞而吶喝我乎訊縣
民云汝往海勾引故以此互為奸乎乃夷人與縣民
俱執對如初詞然而巡撫在閩悉心鎮守威惠兼施
猶恐其聲東而寇西也于是戒飭水陸二兵各時訓
練嚴部伍簡將技繕城堡且召福清致仕叅將秦繼
國等至省會共議防守戰攻之策諸凡兵政確有成
算矣

二十年夏倭果渡海屯絕影島諸處以犯朝鮮鮮君
臣素逸樂不為備屢戰屢敗遂陷釜山諸鎮密陽諸
郡入王京毀墳墓擄王子陪臣剽府庫財物蕩然一
空鮮君臣逃之平壤奉書請救上問將相大臣僉
曰朝鮮世屬東藩素稱忠恪今以窮困來告宜救之
且患切震鄰宜乘其未至邀擊之詔曰可乃出虎

符發郡國兵遣侍郎宋應昌往經略

秋七月賊抵平壤鮮君臣勢益蹙出避愛州遊擊史儒將兵先至戰敗死而副總兵祖承訓兵亦失利

八月賊入豐德等郡而我兵稍集勝之倭將行長等頗習兵詐謂不敢與中國衛以緩我師致書鮮君臣令速臣彼以毋貽悔大司馬亦謂諸將未有利計無所出而沈惟敬者市井無賴也依影附影往來遊說驟至倭營是時關白屯對馬島據王京而行長與妖

僧玄蘇宗達等各分兵守要害相爲聲援獨以天崗寒洹難以窺進乃給惟敬曰天朝幸按兵不動不久當還報關白平壤以西盡歸鮮耳惟敬入京馳奏廷議以倭多變詐不可信上促應昌李如松統兵進擊

二十一年春正月我師至平壤火繩齊發賊衆驚潰獲虜酋甚衆益分兵出開城攻黃海諸道黃州諸郡倭遂棄開城奔還王京而我軍益振矣如松兵至碧

蹄見所過悉空城偵探不得倭以爲倭悉遁矣有輕敵邀功心不知倭實伏以待我也倭率衆以綴我師又發伏以撓我師遂至大敗全軍幾沒會總兵劉鋹往援松松乃稍收散卒復聚倭見我兵休于勝負之間因詭稱願約款乞封貢惟敬亦詭謂倭衆已解還漢江然倭實自擇便利爲城柵住釜山也

七月復圍晉州會副將查大受等統衆犄角並進倭乃乘船悉渡一屯釜山一屯對馬島詐以小西飛克貢使上書請得比外藩冊使旣頒惟敬復以中國情輸倭令五營併爲一匿其精銳示以羸弱時洵洵謂倭旣約款而時出兵以屠鮮此何異城下盟倭亦旣表文稱謝事稍聞上矣奈何倭將清正後據梁山西生浦與所匿諸倭合督臣鑛爲上言狀乃詔罷封下司馬獄悉諭邊臣更遣尚書邢玠都御史楊鎬往治其軍尚書旣偵得惟敬先後通倭狀執捕惟敬就獄

八月倭渡熊川朝鮮統制李元均節度李叔億俱敗
績隨陷閑山諸處倭乃分三路清正寇慶州平秀吉
寇丹陽行長寇南原韓山高靈梁山殺掠吏民甚慘
而全羅忠清盡陷入倭詔增浙直閩廣兵往討之
九月倭入功州犯全義館經理鎬見事急單騎馳至
王京而諸將俱至因夾擊破之冬尚書玠與鎬俱至
王京與鮮君臣大會共議進兵李如松居左高宗居
中李芳春居右鮮將李時吉咸允門鄭起龍爲副至

蔚山島山殺虜各相當相持未決而鎬以損兵罷會
閩中撫臣報倭首秀吉已病死矣玠乃會諸將軟血
分勦總兵鋌當西路麻貴當東路董一元當中路而
陳璘以閩廣舟師適至往來江海間援截屬行長等
有內憂氣頗沮然猶修城柵以抗我師是月鋌以計
誘長行奪獲倭橋貴亦設伏阻清正一元哨至晉州
與石曼子遇戰各有斬獲及焚毀倭營與招回鮮民
男婦會官兵營中失火賊乘勢伏發士馬頗有傷損

三十九 舊前

三路恐陣動約且勿得發而巡撫萬世德以代至倭計以蹙潰圍出我兵夜追之斬捕首虜甚衆陳璘兵邀擊海上倭兵披靡擒倭將秀政殺捕倭兵三百有餘溺死者無筭副將鄧子龍亦戰死捷聞上御午門樓羣臣稱賀乃磔諸倭于市惟敬亦伏誅東事乃撤是役也朝鮮爲遼左外藩理勢不可不救第諸將新有寧夏之捷氣強甚而不閑將略以故事勢蔓延六七年間財力俱費

日本國東南界圖



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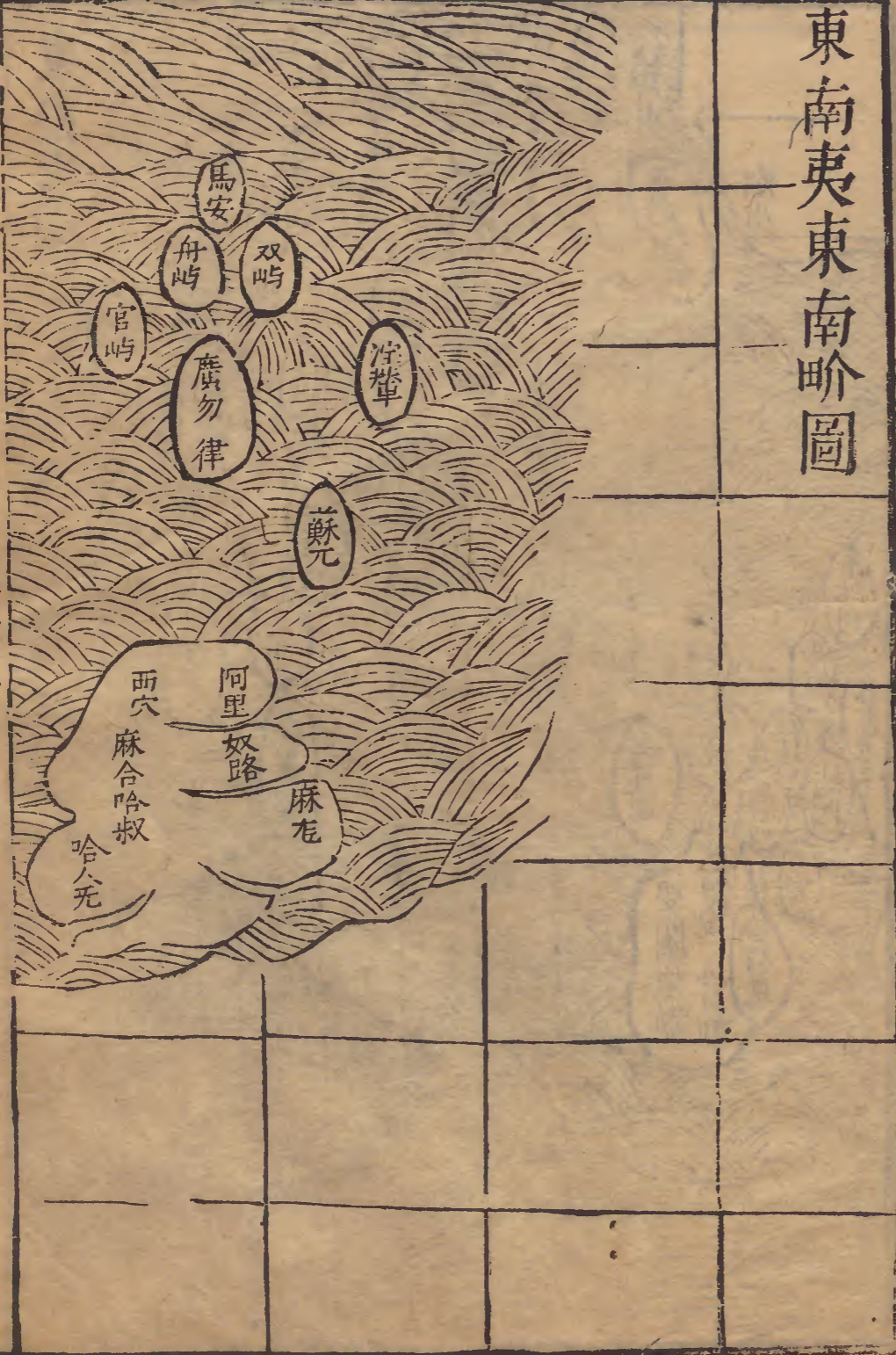
日本國正南界圖

南至大琉球國界



西至南福建

東南夷東南畛圖



東南夷

四十三

規址



日本西北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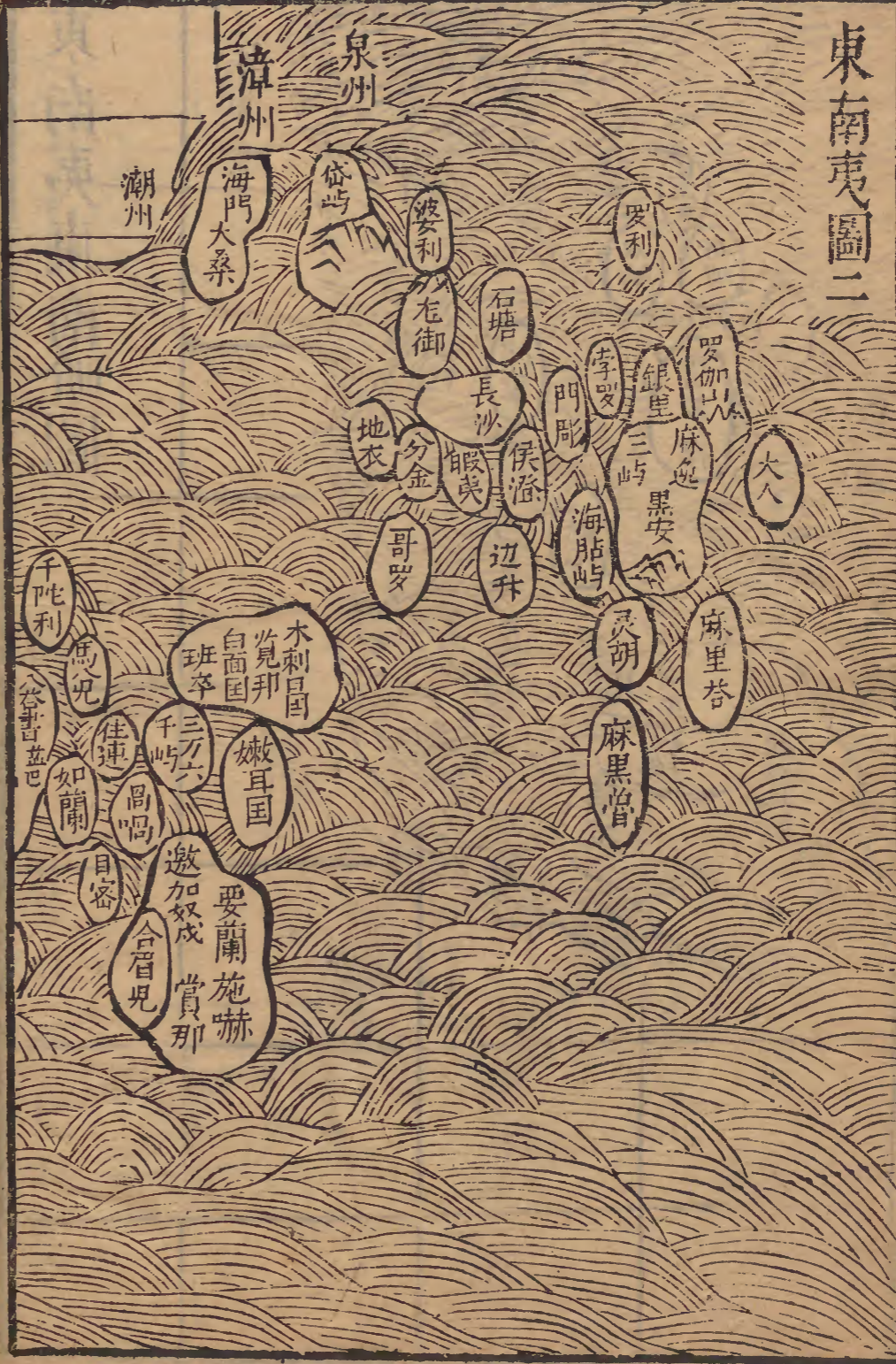
四十五

二卷

四十二

井替不

東南夷圖二



北畝



西南夷圖一



西南夷圖二



四夷列傳 二卷 四十一 舊示

西南夷圖



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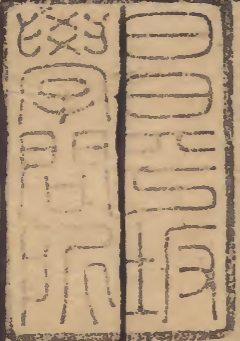
按日本國四際皆海乘風入寇杳不可測總其大凡
 東南風猛則繇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
 變北甚則犯廣東東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必繇
 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之便東北甚則至鳥沙門
 分鯨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繇舟山之南而
 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甚則至
 李西魯壁下陳錢分鯨或繇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

四夷列傳 二卷 倭情 四十一 見上

錢塘或蘇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蘇南沙而
入大江犯瓜儀嘗鎮或在大洋而風歟東南也則犯
淮揚登萊若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
議者謂防海之要不過三策出洋遠哨毋使入港是
為上策循塘拒守毋令登岸是為中策阻水為陣拒
之于陸是于下策不得已而至于守城則為無策矣
若賊船遠來未至尚二三百里許我哨兵登島遠眺
日間或如鴉點昏來夜間或有火光如星此是賊船

的矣可速備之昔劉江在望海壩令瞭者見東南角
夜有火知為盜至是也其在海中彼我俱列水陣相
拒賊有小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遲而審顧者疑我也
欲進而復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進者襲我也鼓譟
而矢石不下者兵羸少也却而顧者欲復來也先恇
而復緩者整備也促鼓而不戰者懼我也泊而揚帆
者欲出不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謀也火夜明而呼譟
者恐我襲彼也擲纜而即起者欲擇其利也火數明

而無聲者備罟也。夜泊而趨于涯渙者嚮導欲往也。促纜而不呼者。悉欲逃也。促纜及流懸燈而望者。夜逸而潰也。久而不動者。偶人也。鼓而無韻者。僞響也。近岸連村而不登劫者。怯也。不久因請和投降者。詐也。嗚呼。已上防海之計。大略具備矣。所賴清晏之時。不怠傲戒。太寧之久。愈切綢繆。務使暴鯁潛踪。不復鼓威海若。長鯨戢鬣。寧能借險陽侯。則孺子歌滄挹。清流而有慶。漁人晒網。覩旭日以揚輝矣。豈非臣庶之願見休而。朝廷之膺遐福也哉。



四夷攷經國雄略卷之二終

後情

